# 天山飛俠/00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目錄

天山飛俠

全書始

引子

下一回▶

新疆地勢高峻，幅員遼闊，天山橫亙其中，將全境分成兩部：在天山之南的稱為南疆，在天山之北的稱為北疆。主峰汗騰格里，高達八千三百多丈。山脈蜿蜒，縱貫全省，大小峰巒巖嗽、洞壑溪谷，何止千數？內中盡多靈區勝域，美景如仙，只以大漠窮荒，地介僻遠，飛沙蔽天，積雪載野，更有戈壁流沙之險，自來國人視為匝脫，行旅也視為畏途，除了湘、津、晉、隴諸商幫外，境內尋常輕易無人涉足，專往南北天山去攬勝搜奇、登臨嘯做的，更談不到了。一般人多以為天山上面積雪高寒，玄冰蓋巔，亙古不化，山勢又極險峻，猿鳥都難攀援飛渡，除卻白雪皚皚，上與天接，望去十分雄渾高大，別無可取，何況中間又隔著戈壁流沙，往往千百里曠無人煙，不特跋涉艱苦，攀升不易，並還有風沙飢渴、墮指裂膚之虞，於是裹足不前。自古以來，專為遊山去的，只出了一個徐霞客，但照他遊記上的經歷，也不過走了多半個皮面，至於深山腹地許多靈區勝域，並無記載，不是受了山中主人叮囑此中人語云：不足為外人道也，便是不曾發現，或為鳥獸異物、森林絕壑種種出人意表的奇險所阻，沒法走到。再往前說，像漢朝傅介子、張春、班超諸貴，雖然萬里長征，立功殊域，也只到過昔年叫作車師、于闐、月支的西域諸國，現在的哈密、迪化、蘭州、寧夏等新、甘兩省諸大州邑重鎮而已。博望乘搓固是後人附會，決無其事，便班定遠丁年奉使、衰老求歸，連在西域三十一年，因為孤軍遠戍，萬里投荒，後援無繼，虜情難測，德威並濟，端恃籌謀，日惟治軍整旅，哪有閒暇選勝登臨、只管住了那多歲月，臣服了五十餘國，而天山深處足跡終未能到，此外就

更無人了。天山有此天時地勢以及地曠人稀許多艱難阻礙，以致內中的好水好山、無邊佳景隱藏了萬千年不為世知，但是這許多的靈區勝域，自古以來便做了化人羽客、隱士高人的修真寄跡之所，而宋、明兩代的遺民志士，也往往間關萬里，展轉邀尋，呼朋引類，舉族同遷，把它當作潛伏遠禍隱居待時的桃源樂土。頭一等俱是佛道兩家的修士，靜修無為的居多，偶然也修積外功善行，遊戲人間，多半飛行絕跡，來去無蹤，行事絕隱，莫可端倪，官方無法知道，就有一兩件事知道，也無可捉摸，只好假裝聾瞎，聽其自然，以不了了之。第二等人雖然避世遁跡，依舊心懷故君，未忘宗國，明知天命已盡，歷數攸歸，耿耿血誠，終無抿渝，就著山中地利人和，土厚泉甘，物產殷富，招納流亡，生聚教訓之外，不時還要出山走動，刺探朝中得失，意欲相機而作。而這班人又大多是身懷絕技，奇才異能，允文允武，饒有膽智，又仗恃所居險阻幽僻，常人足跡所不能到，蹤跡偶然敗露，不愁沒有退逃隱避之所，都城遠隔萬里，便是快馬飛騎，多快的腳程，由北京到新疆也非十天半月以內所能到達，等到密摺奏聞，對方派了能手前來，業已鴻飛冥冥。戈人何慕，本就有恃無恐，偏生對方承著前朝喪亂之餘，民心偷安，世局漸定，無隙可乘，年復一年，眼看歲月磋舵，匡復無望，孤忠激烈，一時悲憤莫宣，便把這滿腔熱血淚灑孤窮，專一和些貪汙豪強惡人作對，稍微發洩他的怨氣，一面仍不斷與遠近各地隱跡的同輩通著聲氣，信使往還，互相援助結納，以備作那萬一之想。經此一來，膽子越大，蹤跡漸顯。當朝主者偏偏又是一個英明忌刻之君，養有不少有大本領的死士，專一對付這班殷頑。一方是爪牙眾多，羅網密佈，不知不覺便致人的死命；一方是應變迅速，捷逾神鬼，智計絕倫，無德不報。雙方又都各有能者，彼此鉤心鬥角，比武矜能，把一個朔漠窮荒之地，鬧了個天翻地覆，連出了好些慷慨激昂可泣可歌之事。

茲應新華書局王君彥邦之屬，從頭到尾記將下來。筆者向來不喜自我宣傳，惟是六載杜門，三千說劍，《蜀山》、《青城》以次，諸拙著大都信筆寫去，然後照應前文，欲使各有段落。俗塵鹿鹿，苦無暇時，全書千三百萬言，已成近七百萬，頭緒稍繁，其中人物事蹟悉憑追憶，章皆急就，未暇檢閱，疏文脫節當所不免。此則全書早有腹稿，彷彿一氣呵成，或可博得讀者一笑也。